

试论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与定位

——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巴战龙

(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裕固族教育研究虽然历史短暂,但近十年获得了较快的发展。从“领域构建”的基础工作着眼,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和定位进行探索十分必要。从整体来看,开展裕固族教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与裕固族通往“文化自觉”境界的两条最基本的路径——发展优质教育和构建研究能力直接相关。

[关键词] 裕固族教育研究; 多学科研究; 跨学科研究; 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 G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178(2013)02-0134-04

一、引论:一种新的知识政治?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笔者2007年接受裕固族学者铁穆尔访谈时明确提出把“裕固族教育研究”构建为“一个现代学术领域”的文化-知识发展目标前^[1],具体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成果已经存在,而且“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术语至少在笔者完成于2005年的硕士学位论文中就已出现过。^[2]在2010年写就、2012年出版的《中国裕固族》一书在评介笔者的学术研究时则指出笔者“对基础教育领域裕固族文化课程建设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并带动裕固族教育研究成为裕固族研究中发展最快的分支领域之一”。^[3]那么,除了裕固族教育研究为什么能在短短几年内获得如此迅速的发展这个问题之外,构建裕固族教育研究究竟意欲何为,即究竟是研究者为了响应强烈而实在的国家治理抑或社会的需求,还是研究者发明学术标签以表达某种新的知识政治立场这个问题就会

很自然地浮上人们的心头。

正如对“中国学术自主性”问题有着深度研究的社会科学家邓正来所指出的,我们正处于一个所谓的“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的时代。^[4]截至目前,在国家相关的知识分类和研究规划中实际上是没有“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标签的,因此应当坦率而真诚地承认——持续地构建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学术领域的学术探索活动确实是一系列对知识规划时代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不满、反思和重构的知识政治行动。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裕固族教育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孕育、产生和发展主要是社会科学界对裕固族聚居区教育改革的生动实践和多样需求进行学术回应的产物。

为了进一步推进裕固族教育研究“领域构建”的基础研究工作,本文试图从教育人类学的整体论视角(holistic perspective)出发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和定位进行初步的思考和探索。所谓整体论视角是人类学及其子学科教育人类学的

[收稿日期] 2012-11-17

[作者简介] 巴战龙(1976-),男(裕固族),甘肃肃南人,民族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人类学和人口较少民族研究。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裕固族国族认同建构的社会过程——一项历史与政治民族志研究”(项目编号:11YJC850002)阶段性成果。

哲学根基和看待问题最主要的视角,即“主张在研究社会或历史现象时必须对与之有关的所有各类现象,即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生物、心理、社会和文化方面有所了解。”^[5]如果要更加清晰地展现这个视角的分析框架,笔者认为美国人类学家科塔克(Conrad Phillip Kottak)的论述值得一引:(1)“对整个人类的状况感兴趣”;(2)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联系起来思考;(3)综合考虑“生物、社会、语言和文化”。^[6]

二、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

所谓“性质”,常常是指一种事物区别于另一种事物的品性、素质和特征。裕固族教育研究从七零八落的“散货小摊”到渐成规模的“连锁集团”,虽然相比于汉、藏、蒙古和朝鲜等中国人口众多民族教育研究,发展时间较短、取得成果较少、组织化程度较低,但是能在短暂时间内取得一定成果已属不易,而且在发展过程中确实显示出了它的基本属性和特质。

(一)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多学科的学术领域

回顾裕固族教育研究7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已有的研究成果^[7-13]可以归纳出:(1)介入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学科主要有人类学(民族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语言学、艺术学、民俗学、宗教学、管理学、经济学、体育学、生理学和医学等;(2)具体来说,成果中教育人类学、课程与教学论、儿童生理学、跨文化心理学、教育史学的成果数量较多、质量较高;(3)包括教育生物学、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和教育人类学在内的“教育人类学诸学科”^[14]已经成为推动裕固族教育研究发展的基础学科和强劲力量。

为了打破各门学科的局限和学科之间的壁垒,“跨学科研究”(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成为当代研究规划和学术政策红极一时的“关键词”,但是断言裕固族教育研究已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领域为时尚早。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确立与发展时日尚短,从目前的发展现状判断它仍是一种多学科研究(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将来的发展目标是成为一种跨学科研究,但其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这种“质的飞跃”不仅取决于相关知识积累的程度和状况,而且取决于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机制发育、完善的程度和状况,甚至社会支持网络的结构和力量对其也有极为深刻的影响。

(二)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民族研究和教育研究的交叉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中国及世界少数民族教育研究之一种,是民族研究和教育研究两大学术领域交叉互动的产物。究竟把裕固族教育研究具体一项抑或领域整体看做是民族研究还是教育研究,不仅与研究问题和学术知识的性质、专家学者的学科和专业认同有关,而且与该领域资源禀赋结构和国家治理策略有关。

纵观世界,直至今日“少数民族教育”仍然被相当广泛地看做是一种“特殊教育”,那些以“普通教育”和“主体民族”为研究对象的专家学者常常不仅不涉足这个领域,而且还把他们的研究对象想象成“国家教育”和“国家民族”。不过,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明白,“民族国家”所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民族纯净”理想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性“迷思”,它既可能成为推动民族团结合作、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的战斗口号,也可能成为促发民族压迫、冲突的主因和导致国家动乱、分裂的动力。实际上,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完全无视“少数民族”的现实存在和教育权益的情况也正在迅速减少。

总之,一方面,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种知识生产和实践改革并重的人类探索活动;另一方面,裕固族教育研究也是一种持续不断的知识构建的社会过程,因此,裕固族教育研究的性质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还是不断演化的。

三、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

所谓“定位”,常常是指确定一种事物在自然或人文世界中的位置。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主要是指确定它在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位置。细致来说,对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裕固族教育研究来说,“定位”既是一种事实描述,又是一种策略设计,更是一种在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循环往复、开拓进取的社会过程。

(一)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综合性的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综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它必须筛选和整合裕固族研究的系列成果;(2)它必须筛选和整合民族研究和教育研究的系列成果;(3)它必须筛选和整合与广义的“人性和文化”、“涵化和濡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系列成果。

强调或凸显裕固族教育研究的综合性,要坚决防止两种效应:一种是“学术垃圾箱”效应,即由于裕固族教育研究在学术体系中处于边缘位置,很可能会沦为较低水平的研究者及其成果的集散地,而这种“低门槛”的境况很可能将裕固族教育研究推向更加边缘的位置;第二种是“知识扭曲”效应,即由于随意将不同学科和理论的知识进行“混搭”或“嫁接”,带来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上的混乱无序和扭曲误解,甚至有可能导致较为严重的实践后果。例如,随意应用现代经济学知识解释裕固人的宗教教育行为,就很可能由于对裕固族文化中人性假设的无知而导致似是而非,甚至南辕北辙的结论。

(二) 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中观性的学术领域

裕固族教育研究,究竟是追求创建宏观的理论体系,还是立志探讨微观的经验现象?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应该吸收20世纪社会学发展的教训,接受社会理论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忠告——“没有经验资料的理论是空洞的,没有理论的经验研究是盲目的”。^[15]鉴于此,我们进一步接受社会理论家默顿(Robert K. Merton)的“中层理论”策略的启示,把裕固族教育研究设计为一种中观性的学术领域,创建一种“平衡、系统和规范”的学术风格。默顿的“中层理论”的“基点即是拒绝狭隘的经验主义和抽象经院式的理论化”^[16],正如社会理论家特纳(Jonathan H. Turner)所指出的,“默顿相信,如果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理论框架仍然只是具有启发意义且不能反驳的概念堆积物;另一方面,如果经验研究不成系统,对扩展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意义就不大。因此,按照中层理论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应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原因是:理论关注经验研究,迫使对每一中层理论的概念和命题进行澄清、阐述和表达。”^[17]由此可见,“中层理论”策略对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具有适宜且长远的指导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裕固族教育研究的“定位”与“性质”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定位”形塑“性质”,“性质”规制“定位”。对于裕固族教育研究这一新兴学术领域的构建,应以构建“开放社会科学”为基本取向,在学术文化上注重“传统”与“现代”的糅合和融汇,博采众长,不拘一格,努力做到“反思性地继承,创造性地发展”,力图把裕

固族教育研究构建成一种基础坚实和永续发展的社会科学研究。

四、结语:追求文化自觉的境界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裕固族共有14378人,是名副其实的中国人人口较少民族和世界小民族之一。在进入新的千年的10多年里,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观察,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点和亮点就是如何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问题进入了公共政策的视野和议程^[18],而这与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的深入思考与亲自推动有着直接关系。一生奉行“从实求知”和“志在富民”座右铭的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思想,正是从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思考中得出的。2002年8月,费孝通先生又一次谈到“文化自觉”:“我在提出‘文化自觉’时,并非从东西文化的比较中,看到了中国文化有什么危机,而是在对少数民族的实地研究中首先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中国10万人口以下的‘人口较少民族’就有22个,在社会的大变动中他们如何长期生存下去?特别是跨入信息社会后,文化变得那么快,他们就产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问题。我认为他们只有从文化转型上求生路,要善于发挥原有文化的特长,求得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可以说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9]

通过一项历史功能论取向的教育民族志研究,笔者发现“文化自觉”思想确实对解决作为费孝通曾亲自实地考察过的裕固族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具有深刻的启发和指导意义^[20],可是怎样才能达到“文化自觉”的境界呢?根据多年来在裕固族聚居区的田野调查和分析思考,笔者认为,裕固族通往“文化自觉”境界的两条最基本的路径,一条是发展优质教育,另一条是构建研究能力。

我们知道,一方面,裕固族教育是一种现代社会专门培养人的活动,是一种(准)公共产品,它不仅关涉个人幸福,而且关涉公共福祉,主要属于社会建设的范畴;另一方面,裕固族教育研究是一种现代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赋予教育性的

生活世界和实践活动以文化意义,主要属于文化建设的范畴。由此可见,从整体来看发展裕固族教育研究意义重大,因为它与裕固族发展优质教育和构建研究能力直接相关。

[参考文献]

- [1] 铁穆尔. 裕固族教育研究: 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访裕固族青年学者巴战龙[J]. 皇城教育 2007 (4): 4-9.
- [2] 巴战龙. 社区发展与裕固族学校教育文化选择: 人口较少民族乡村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3] 钟进文, 郭梅. 中国裕固族[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2: 276.
- [4] 邓正来. 学术自主性问题: 反思与推进[A]. 邓正来. 学术与自主: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3.
- [5] 卢克·拉斯特(王媛, 徐默译). 人类学的邀请[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72.
- [6] 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黄剑波, 方静文译). 人类学: 人类多样性的探索[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2: 19.
- [7] 巴战龙. 成就与问题: 中国裕固族教育研究六十年[J]. 民族教育研究 2007 (6): 104-109.
- [8] 巴战龙. 近五年裕固族教育研究进展述评: 以期刊报纸文献为例[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09 (5): 5-10.
- [9] 巴战龙. 近5年裕固族教育研究进展述评: 以研究生学位论文为例[J]. 民族教育研究 2010 (2): 118-123.
- [10] 杨宝琰, 杨雅琴. 裕固族教育研究述评[J]. 当代教育与文化 2012 (3): 24-28.
- [11] 安维武. 反思裕固族教育研究: 以近三年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学校教师论文为例[J]. 河西学院学报 2013 (1).
- [12] 钟进文, 巴战龙. 中国裕固族研究(第一辑)[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1.
- [13] 钟进文, 巴战龙. 中国裕固族研究(第二辑)[C].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
- [14] 何塞·加里多(万秀兰译). 比较教育概论[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1: 190-192.
- [15] 王铭铭. 西方人类学思潮十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207.
- [16] 皮奥里·斯托姆卡, 罗伯特·金·默顿.(刘穗琴译)[A] 乔治·瑞泽尔(凌琪, 刘仲翔, 王修晓等译). 布莱克维尔社会理论家指南[C].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439-459.
- [17] 乔纳森·特纳(邱泽奇等译). 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上)[M].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01: 23.
- [18] 巴战龙. 民族文化课程: 提高人口较少民族教育质量的重要途径[J]. 中国民族教育 2010 (4): 4-6.
- [19] 费孝通. 费孝通在2003: 世纪学人遗稿[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151-153.
- [20] 巴战龙. 学校教育·地方知识·现代性: 一项家乡人类学研究[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295-301.

Nature and Orientation of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i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BA Zhan-long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is a new academic field. Short in history, it has made a rapid development in recent ten years.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its nature and orientation on the basi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 general,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onduct this study, for it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two basic approaches to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Yugur ethnic group: developing education of high quality and constructing research competence.

[Key words] the study on education for Yugur ethnic group; multi-disciplined study; cross-disciplined study; educational anthropology

(责任编辑 葛小冲)